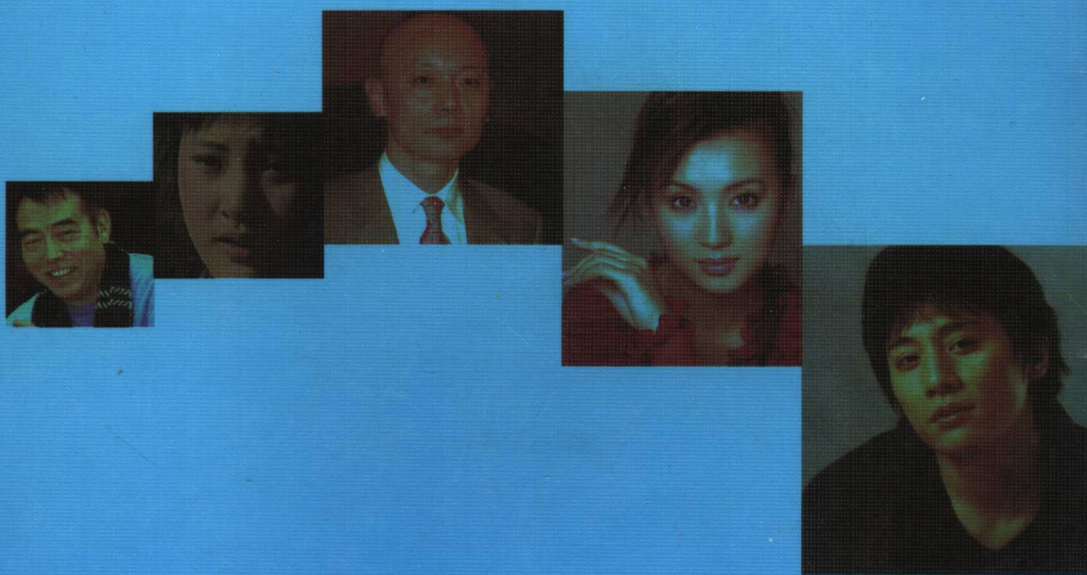


ARCHIVES

百名影星非常 档案

SUPER

STARS



浙江文艺出版社

百名影星非常 档案

徐林正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名影星非常档案/徐林正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4

ISBN 7-5339-2299-9

I. 百… II. 徐… III. 电影演员—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8820 号

百名影星非常档案	
徐林正 著	
责任编辑 张德强 装帧设计 王 坚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394 千字 插页: 2 印张: 19.5 印数: 0001 - 6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299-9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一鸣惊人

在这部分里,作者试图阐释明星的成名作是如何诞生的,也许恰如陈凯歌所云:“不一定是我最成熟、最完美的影片,却是最真诚、最富有想象力的创作。”

陈凯歌:一部《黄土地》和一个电影时代 / 3

杨亚洲:震撼人心的《泥鳅也是鱼》 / 7

蓝天野:风雨《茶馆》 / 10

雷恪生:演活了阿Q / 13

寇振海:从《少帅传奇》到《少帅春秋》 / 15

陶慧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地上长出棵“小白菜” / 19

王庆祥:《生死抉择》的辉煌 / 23

丁海峰:被武松选择 / 26

袁 立:快乐如杜小月 / 30

陈 好:粉红经典万人迷 / 32

李明启:从王婆到容嬷嬷 / 34

金雅琴:胡同大妈演胡同大妈 / 36

炉火纯青

本章阐述的是作为“专业户”型的演员。“专业户”对于一位演员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同有“演绝了某某”或者“只能演某某”。因此,“超越自我”成为“专业户”的话题。而奚美娟则这样认为:“影视特别容易锁定一个演员的型号,不像舞台,是熟悉你的导演在帮你排戏,

是熟悉你的同事帮你配戏。我不想固定在一个类型的角色中,想做一些多方面的尝试,但我绝对不是为了改变就去改变。”

奚美娟:从“好女人专业户”到“坏女人专业户” / 41

王铁成:比周恩来还像周恩来 / 44

吴京安:像农民一样辛勤耕耘 / 49

杜雨露:艺术仕途尽显风流 / 53

姜 武:“残障人专业户” / 56

王 刚:“和珅专业户” / 59

常 戎:刑警本色 / 61

马俪文:江湖夜雨十年等 / 65

张纪中:开创一个大陆武侠世界 / 68

梦幻童年

童年总是那样灿烂而梦幻,这里特意选择了两代演员的童年故事,给读者一种反差。

陈 冲:“小鬼当家”的童年 / 73

陈小艺:刘晓庆的少女时代 / 76

陈 谨:爱上一个遥远的地方——新疆 / 80

王 刚:从一呼百应到光杆司令 / 83

茹 萍:一“举”成名 / 87

王思懿:受伤——永远的遗憾 / 89

刘若英:两岁时父母离婚 / 91

刘 孜:为看天安门学舞蹈 / 93

董 洁:拍电影打乱所有梦想 / 95

周 莉:从播音员到上戏学生 / 97

周 韵:歪打正着成为演员 / 99

殷 桃:多少年寻寻觅觅 / 101

左小青:饥饿的少女时代 / 103

最佳拍档

姜文和姜武、杜志国和杜淳之间的关系,无疑应了一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傅彪和丁志诚则是不折不扣的“生死兄弟”,

至于许还山和杨在葆的“双雄会”，赵本山和范伟的“二人转”，则早已家喻户晓了。

范 伟、赵本山：“二人转” / 107

丁志诚：彪子悄悄地走了，留下一片灿烂的云彩 / 112

姜 文、姜 武：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 116

杜志国、杜 淳：“上阵父子兵” / 120

许还山、杨在葆：“双雄会” / 124

岁月磨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经历“文革”的人生总是很精彩，这无疑印证了一句话：“磨难是一笔财富。”

尽管磨难的代价实在太大。正如许还山所说：“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那段流放时光——但这当然是调侃。演员体验生活是必要的，但一个演员要用一辈子的三分之一时间去体验生活，绝对不是好事情，这应该说是国家的悲剧。”

陈凯歌：十年“文革”和一腔忏悔 / 129

郑振瑶：“清白”两个字好辛苦 / 133

许还山：“劳动大学”的博士后 / 135

濮存昕：北大荒牧马人的八年磨难 / 138

李 丁：忍辱负重的日子 / 140

魏 子：黄河远上白云间——流放岁月 / 142

牛振华：青春作伴好还乡 / 144

情投意合

博尔赫斯的小说中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钢剑相隔，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

这些影视明星同样演绎着地老天荒的爱情。

葛 优、贺 聪：我们的爱情不幽默 / 149

倪 萍、王文澜：历经磨难依然从容不迫 / 151

傅 彪、张秋芳：我们的爱情似“海参” / 154

马 兰、余秋雨：我们不是“才子佳人” / 157

李诚儒、史依弘：爱情与漂泊无关 / 160

王铁成：此爱绵绵无绝期 / 163

陆剑民、胡 月：爱在黄土高坡 / 166

王 艳：相敬如宾的爱情 / 170

突破困惑

强者与弱者的区别在于，也许他们都曾经风光过，但是面临低谷时，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强者凭借乐观和坚毅而成为强者，而弱者则恰恰相反。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经历了沮丧和忧郁，“我穷困潦倒，工作申请全都没有回音，但我并不抱怨，一个作家是不能抱怨的”。

王志文：十八岁出门远行 / 175

六小龄童：十年等待十年煎熬 / 178

刘 威：不被信任的日子 / 181

范智博：在长安街迎风流泪 / 183

杨若兮：经历灵与肉的洗礼 / 185

王海燕：迷茫中一度放弃表演 / 188

拼命三郎

无论是八闯百老汇的王洛勇，独闯好莱坞的邬君梅，还是孤身夜闯大上海的田海蓉，战胜癌魔的岳红……所有的行为都汇成了四个字：“拼命三郎”。有时想，为什么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而内心却越来越脆弱？……希望能够在本章里找到答案。

岳 红：战胜癌魔 / 193

王洛勇：八闯百老汇 / 195

邬君梅：独闯好莱坞 / 198

于荣光：在刀锋剑尖上讨生活 / 201

田海蓉：孤身夜闯大上海 / 204

黄晓明：玩《龙票》不要命 / 207

李宗翰：三闯京城 / 209

吴 军：用张思德精神演《张思德》 / 212

心路风雨

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流水是变化的,但更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比流水变动得还快。他们的心路就是与众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如此魅力无穷。

- 陈道明:1971年的一次“逃亡” / 217
梁冠华:像梁上君子般偷偷学艺 / 219
高明:学京剧半途而废,考话剧柳暗花明 / 221
蒋雯丽:在自我怀疑和寻求空灵的轨道上滑行 / 224
江珊:与角色一起成长 / 228
宋佳:绝世而独立 / 230
刘斌:靠“打牌”进中戏 / 232
剧雪:从北京女孩到上戏学生 / 234
陈建斌:一个业余导演的拍片生涯 / 236
戈治均:从水利到表演 / 239
赵薇:从成名到成熟 / 241
舒淇:豁出去抡圆了活一回 / 244
刘亦菲:将颠覆“演技派”? / 247
郝蕾:不愿长大的童话女孩 / 249

生命如谜

生命是一个谜,生命是一种缘。著名作家余华的妻子意外怀孕了,余华美其名曰“漏漏”。几位当红女明星居然都是“漏漏”。这堪称是个无比美丽的错误。而身世不明、报恩无门、亲人难觅,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 巩俐:戏剧性的诞生 / 253
高圆圆:诞生于中秋月圆时 / 256
罗海琼:“爱臭美”的小女孩 / 257
赵君:我从哪里来? / 259
李丁:寻找救命恩人同志 / 261
沈慧芬:蒋阿姨,你在哪里? / 263

非常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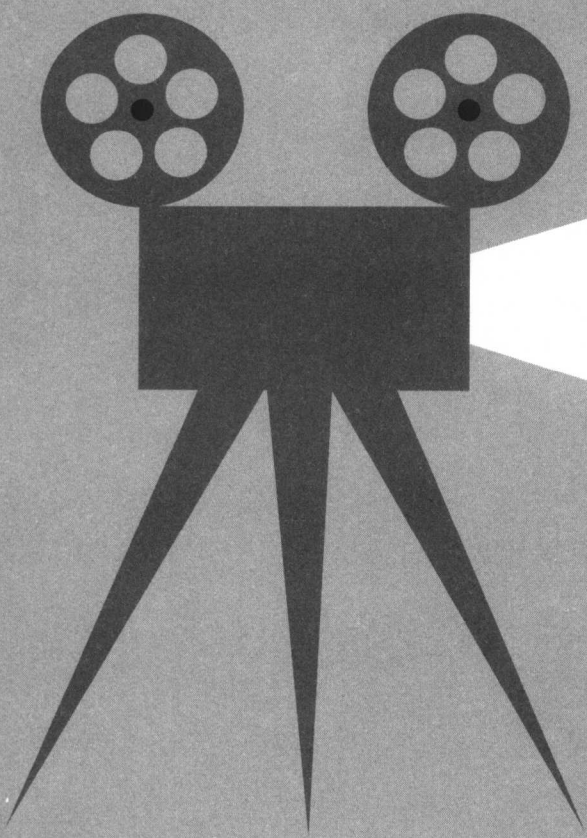
本章试图说明这样一点：轰轰烈烈、缠绵悱恻、欲说还休的不只是爱情，所有的情谊都值得珍惜。

- 英 达：邂逅生命中的四个女孩 / 267
冯远征：德国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 270
王诗槐：沧桑看云 / 273
邬君梅：和奶奶的“恋爱” / 276
夏 雨：像父亲一样自由自在 / 278
虞 梦：穿梭在两个家庭之间 / 280

与你同行

本章告诉读者的是“一个和八个”式的故事。一个演员，在其艺术历程中会遇到很多伯乐和对手，演绎诸多佳话。

- 雷恪生：与第五代导演同行 / 285
陶泽如：第五代导演的宠儿 / 287
刘 烨：大师带我成长 / 290
陶 虹：众月捧星，三个男人一台戏 / 293
空军明星团：创建奇功的演艺集体 / 296



一鸣 惊人

在这部分里，作者试图阐释明星的成名作是如何诞生的，也许恰如陈凯歌所云：“不一定是我最成熟、最完美的影片，却是最真诚、最富有想象力的创作。”

陈凯歌：一部《黄土地》和一个电影时代

1976年，“文革”结束了，知青大返城。数年前，陈凯歌已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站在熟悉的街头，做梦一样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也没有想到，十年追寻的终点竟就是起点本身。”经过了阵痛的中国和陈凯歌都面临着新的选择。

但陈凯歌别无选择！

如果陈凯歌不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导演，那么他必将成为最优秀的作家。

1977年，只上过初一的陈凯歌决定报考北大中文系。报考中文系的初衷不是为了当作家，是想做点古文的研究。那年高考，陈凯歌最怕的数理化考得倒还不错，他的作文却考得不好。陈凯歌认为他的写作水平应付高考根本没有什么问题，高考成绩他觉得特别荒唐和滑稽。在这种情况下，陈凯歌意识到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进入大学，大概是很困难的。他怕过不了文化考试这一关。

同所有的知青一样，高考名落孙山的陈凯歌也在为自己的出路发愁。

当电影学院招生的时候，一个朋友建议陈凯歌去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虽然陈凯歌生长在一个电影家庭，平时耳濡目染总有很多的熏陶，但从来没有想过把电影作为一种职业。

考还是不考，这倒成了一个问题。

这时陈凯歌记起了一件往事：“文革”时期，陈凯歌家里和许多人家一样，有的书被抄没，有的被焚毁，也有的被尘封在一间空屋子里。陈凯歌所住的院子里就有一间。夜深人静的时候，陈凯歌常常和院里伙伴撬窗爬进去，用手电筒照着这些发霉的书。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熄灭手电，黑黑地坐在书堆里像贼守着财富。其中有一个电影美术师家的书也集中到这里，



于是陈凯歌看到了大量的西洋画册以及跟电影有关的书。

“后来人们经常问我怎样做起电影,我竟茫然。细想才明白那是因为我曾以看电影的方式看过这类书。”陈凯歌最终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但父亲陈怀皑并不主张陈凯歌当导演。在父亲的经验里,拍电影如同走钢丝,是非常危险的行业,做电影导演将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此时的陈凯歌给在外地拍电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决心已定,成与不成,我都要试一试。”父亲给陈凯歌回信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这句话使陈凯歌受益终身。

陈凯歌告诉记者:“父母不赞成自有他们不赞成的理由。父母都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行业里的困难,在‘文革’中家庭遇到的问题,都使得父母希望我不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免家里有麻烦。至于我为什么要考电影学院,因为别的我不会。就这么简单。这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1977年考北大中文系,就是考不上。我是出自北京最好的中学北京四中,但毕竟只上过初中一年级,怎么能考上北大中文系?在那个时候总要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吧,总要找一条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吧。”

当时有个邻居叫谢添,是演员出身的导演,陈凯歌还专门去请教如何演小品。

1978年5月,陈凯歌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现场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但陈凯歌在表演小品等方面并没有特别的灵气。据说,他的小品和形体表演直到入学还成为其他同学的笑谈。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写作能力,极强的思辨能力征服了考官。回忆起那次考试的情形,陈凯歌说:“初试不好,你要回答不愿意回答的问题。老师问我‘什么叫电影的节奏’。我总是在想,问题既然提出,一字不答总不好吧。也许老师的想法是因为你不懂才要学。如果我干脆回答成‘这个问题我不懂所以要学习’会好一点。不是说老师不好,只能说比较笨。回答这个问题不该这么回答而已。”

1978年9月,陈凯歌终于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同来的还有其他一百五十一名幸运者。导演系只招了二十人,而报考者有数千人。

导演系的汪岁寒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被迫停止了教学。现在从你们这班开始,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但停顿这么久,应该怎么教,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我们一定尽心尽力,也希望你们人人努力。”

1978年到1982年是思想比较活跃的四年。陈凯歌在这里学习、思考,还观摩了大量的国内外经典影片。父亲陈怀皑给陈凯歌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每片一得”,并且告诉陈凯歌,他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做的。陈凯歌也这样做了。

在电影学院观看一系列经典电影的时候,陈凯歌突然感觉到那种喜悦,一种没法用语言表达的喜悦。

这些影片对陈凯歌影响最深的是《广岛之恋》、《公民凯恩》、《伊万的童年》等。之所以喜欢这些影片,主要是因为它们非常深入地探讨了人性。陈凯歌认为:“《广岛之恋》里那个动人场面:一个因为战时与德国士兵相恋而被自己的同胞剃了光头的法国姑娘遭到歧视和侮辱的场面,使我震惊。这种‘天问’的永恒矛盾,人道和责任的两难处境,是超越社会制度的。这种影片像心灵振动器,巨大的信号发生体,使

我接受了它的震荡。”另外,《公民凯恩》对复杂人性的展示,《伊万的童年》对战争的厌恶和无奈,都使陈凯歌汇聚成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电影是‘人情’电影而不是‘人性’电影。‘人情’电影的指向是秩序和道德,太缺乏对‘个人’存在状态的研究和表现,太缺乏对‘个人’真正的关注。”陈凯歌立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发展电影语言,一定要创作出与以往中国电影不同的电影语言,一定要拍出与以前不同的电影。

陈凯歌的思考吹响了他反叛的号角。

1982年,陈凯歌毕业分配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当他的同学何群、张艺谋等人拍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个和八个》时,陈凯歌也坐不住了。终于在1983年底,留在北京的陈凯歌把自己创作的知青题材剧本《我们叫他希望谷》交给广西电影制片厂美工何群,希望能够得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认可。结果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完全否定了陈凯歌的剧本,却欢迎陈凯歌去广西拍片,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剧本——《深谷回音》,并且让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等人深入陕西农村,寻找素材,修改剧本。

1984年1月,陈凯歌、张艺谋等人踏上了陕西的黄土地,此次采景,竟成了陈凯歌对中华先祖的一次朝拜。那高高的山梁,那孤零零的树;落日余晖,传来了有人用棍子敲打冰块的声音;死去的孩子的尸体被放到山顶,一任寒风吹拂;一个个子瘦小的孩子在狭窄的山路上拉着大煤车;黄河在静静地流淌,还有旷野里高亢悲凉的信天游……

陈凯歌和张艺谋、何群、赵季平等一行九人,为了采景走了一天的路。暮色苍茫时分,忽然在一片黄土高原上看见一座山是绿的。大家说,得过去看看。向山坡往上越走越见柏树很密很厚,一抬头看见了“文武百官到此下马下轿”,才知道是到了黄帝陵了,结果一种由衷的天然情感,膝盖发软,九个人全跪下了——黄帝,黄帝,我们都是中国人,你和我们血脉相同,我们来朝拜您了。

那空寂苍凉的空间、温暖醇厚的民歌、肃穆凝重的黄陵,使陈凯歌一下子明白了该拍什么。

陈凯歌说:“人们谈起所谓第五代,都愿意关注那些独特的视觉语言,仿佛那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创造,其实它们都源于现实生活。”

陈凯歌认为:“《黄土地》不一定是我最成熟、最完美的影片,却是最真诚、最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老实说,在拍《黄土地》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都是源于一种冲动,我老是想这些话。我们那时的技术准备不充分,技术准备指的是对电影史的熟悉程度,对电影类型的熟悉程度,技术掌握上的精良度,都很差。其实四年在电影学院的学习,我们得到的并不是一套完整的学术系统,更多的应该算是一种感动和激情。电影学院也没有教我们说你们应该怎么算计,把电影作为一种数学公式来计算,其实是基于市场的考虑,可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既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也没有票房的说法。可以说是时势造人,为什么说比较幸运,是因为在基本上没有商业包袱的情况下,开始创作的。我觉得这一条比起今天的一些年轻的创作者,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所以换句话说,在技术层面不甚完备的情况下,我们的情感非常完备,



我们的感动在电影中间,表现得非常充分。我们用的是很普通的不能同期录音的摄影机,我记得当时摄影组总共只有两辆汽车,我们不过用了三十五万人民币的成本拍成《黄土地》这样的片子。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的重要性几乎是不可重复的。”

《黄土地》宣告了陈凯歌一行与传统电影的决裂,那高天厚土的感觉,诗一般的叙述,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风格,诗情画意的图像(这有摄影师张艺谋的功劳)……让人耳目一新。《黄土地》使新时期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被邀在世界各地放映,先后参加了纽约新导演新影片回顾展、蒙特利尔电影节、爱丁堡电影节、法国南特电影节、伦敦电影节,并多次获国际大奖。

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和张军钊执导的《一个和八个》被视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崭新天地。陈凯歌说:“我一直觉得所谓第五代指的是什么,除了作为一个群体的称谓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突破。这是一个充满了突破愿望的艺术运动。造成这个艺术运动的原因很多,除了对那种固有的僵死的令人深恶痛绝的表达方式的怀疑之外,有一种前瞻性,觉得我们能够开创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当时我们的心气很高,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梦想,就是希望突破。”

杨亚洲：震撼人心的《泥鳅也是鱼》

最初，杨亚洲就拍《泥鳅也是鱼》征求一些圈内人意见时，对方问：“这部电影拍给谁看？”杨亚洲随口说：“当然拍给民工看。”对方说：“民工是不看电影的。”杨亚洲明白了，他要拍一部不给民工看，但能给更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带来感动和震撼力的电影。为了体验生活，杨亚洲带着主创人员真正走进工棚和民工亲密接触，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在天安门城楼和金水桥之间，他们看到维修故宫的民工，为图凉快，一打完饭，就钻到货车底下吃，吃得那么舒心、幸福，对形形色色的游客视而不见。

《泥鳅也是鱼》讲述的是在民工这个流动群体里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泥鳅是一个刚刚离婚的农村女人，带着她的双胞胎女儿来到北京。在火车上，她遇到了一个也叫泥鳅的包工头。包工头一直试图说服她与他“晚上一起睡觉做个伴”，还经常



说要给她“买个大宅子”，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但是女泥鳅始终不能接受没有爱情的性。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然而他们一起挣扎着学会了很多东西：怎样生存，怎样爱，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磨难、伤痛、恐惧、威胁，接踵而至，然而两颗心开始一点点地靠近。他们相依为命，在困苦中寻找欢乐，期望明天。但是这一切最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得粉碎。有幸活下来的人，靠着心中爱情的暖意，在风雪中走向明天。

杨亚洲要通过镜头告诉大家：正如泥鳅也是鱼一样，民工也是人。在这部影片里，杨亚洲使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民工艰难生存的背景下，演绎着民工独特而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叙事中，杨亚洲极力保持一种克制，基本杜绝了用痛苦煽情、用真爱催情等一贯屡试不爽的艺术手段。因此有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杨亚洲用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用理解而不是同情，写出了属于民工自己的自尊、快乐和梦想。

在剧中，男女泥鳅有这样的对话——

男泥鳅：“我们是泥鳅，谁不都把我们当盘菜。”

女泥鳅：“没人把我们当盘菜，我们要自己把自己当盘菜，泥鳅也是鱼。”

这就是杨亚洲想告诉观众的：“在经济上可以有贫富之差，但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可以不同，但尊严是人人平等的。”

在实拍中，所有的服装、餐桌、洗漱用品全部是民工那里拿来的。没有一个演员经过化妆，甚至底色都不打。而主演倪萍真正洗尽铅华走到民工中间，最终比《美丽的大脚》更精彩，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自我超越。一次实拍，在地下隧道中，电焊火花闪耀、泥浆遍地的地方，倪萍的耳环突然掉到泥浆中，起初她伸不下手去。杨亚洲提醒道：“你必须伸下去。”倪萍就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了泥浆里，投入地寻找那耳环。后来才知道，因为使用电焊枪，石灰水里也通了电，倪萍的双手被烧成溃疡。

在剧中，有这么一段凄美的爱情：

在维修故宫的时候，男泥鳅和女泥鳅躺在高高的庙顶休息。有一架喷气式飞机飞过，留下一道白痕。

女泥鳅的孩子问：“你看那是什么？”

女泥鳅说：“那是飞机。”

孩子说：“我说的是飞机后面。”

男泥鳅说：“是飞机在喘气。”

女泥鳅说：“不对，是飞机在天上放了屁。”

幸福的开怀大笑。

女泥鳅叹道：“庙都盖到天上去了，咋还嫌低呢？”

男泥鳅深情地说：“你就躺在我身边，咋还想你呢？”

后来，这个带着流氓习气的男泥鳅，却为救另一名受伤的民工，用献血身亡的方式完成了他对爱情的追求。